

司岗里文化新探

毕登程 隋 嘎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司岗里文化新探

毕登程 隋嘎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岗里文化新探/毕登程, 隋嘎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1112 - 538 - 2

I. 司… II. ①毕…②隋… III. 佤族—民族文化—研究—西盟佤族自治县 IV. K2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2761 号

司岗里文化新探

毕登程 隋嘎 著

组稿编辑: 赵红梅

责任编辑: 周元晖

封面设计: 毕登程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西山新雅彩印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3.125

字 数: 81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538 - 2

定 价: 10.00 元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自序

2006 年底，我们写的《从部落王子到佤山赤子》获得思茅市（现普洱市）社科联组织专家评审的思茅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著作类二等奖，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鞭策。我们觉得有必要将其中作为附录的文化文章独立出来，再进一步扩大成果，编成一本佤文化专著。尤其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我们原来对佤文化中有些问题的观点还有一些缺点、错误。这就更使我们觉得有责任马上写作、出版这本文化专著，以便尽快报告我们更新的、正确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推进佤文化的研究。

通过亲身实践，我们深感佤文化研究之艰难。这种艰难除了我们自己能力有限外，实在是它的客观原因。

比如，由于佤族历史上封闭隔绝，发展程度又不一样，不同支系，不同部落乃至不同村寨往往有一些不同风俗、宗教及其文化，对同一问题的说法和看法有时也完全不同。我们原来在《赤子》一书中之所以说木鼓不分公母，就是因为我们原来所调查的村寨刚好都坚持而且极力坚持这种观点，说分公母是错的。可是后来我们又碰到了说木鼓有公有母的村寨，而且也极端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不分公母是错定了。这样我们才不得不把两种观点都并列出来，并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出两种观点背后所反映的母权制与父权制斗争的历史实际。

又比如，佤语实在有些复杂，它不但有自己一些特殊的语

法、修辞，而且常常非常精练、深奥，表达充满简说、略说。结果有时一句话要用多句汉话才说得清，有时甚至连佤族人自己也普遍搞不懂老祖先赋予它的含义了。对“司岗里”的解释就是这样。一般佤族人都知道“里”是出来的意思，但对“司岗”则普遍说不清，更说不全、说不准，于是干脆偷换概念，把那被他们当做司岗的东西，即传说他们祖先所由之出来的东西就当做“司岗”的字面意思告诉你，即说是石洞或葫芦。但从前一些汉族专家又不十分精通或根本不懂佤语，还以为佤族人这里所告诉他们的石洞、葫芦，就是字面含义，这样就谬种流传，一直这样解释“司岗里”：“里”是出来，“司岗”是石洞或葫芦。而且强调“司岗”不能再拆开解释（包括我们曾问过的一些佤族出身的专家、作家，也是这么强调的）。我们在《赤子》一书中已经明白“石洞”、“葫芦”并不是“司岗”的字面含义，也清楚可以而且应该把“司”和“岗”拆开来研究、解释，还弄懂了“司”是“总总的”、“为首的”、“第一的”等等意思。但那时我们对“岗”的字面含义实在还不懂，于是根据背家谱背到司岗里时的祖先刚好有岗、有里，即达岗、牙里，便推理说岗里洞就是祖先岗、里之洞的意思。即用祖先之名解释洞名。可后来我们发现，那些完全不知岗、里这两个祖先的人（如巴饶克）却也在说着“司岗里”、“司岗”，而且生活中也有这样、那样的东西被叫做“司岗”的。我们这才想到我们可能搞颠倒了，也许恰恰应该用“司岗里”这个出人地之名，来解释那时出来的祖先之名字，应是后代子孙为他们起的名，以此来说明祖先起自岗里，这样就让人名、地名重叠了。刚好王敬骝教授送了我们一本《佤汉简明词典》，我们认为词典对“岗（mgang）”的两条解释是对的：作为名词是“枷、镣铐”；作为形容词是“定、把、把搅”。我们再根据佤族在实际中的运用，加上“根”的含义，我们就觉得已可以解释清楚“司岗”的“岗”了。顺便说一下，

《佤汉简明词典》确实比较正确地解释了“岗”，但对“司岗”（si mgang，词典写成“锡岗”）则又是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错误地解释为“葫芦、岩洞”。至此，我们才终于解破了“司岗里”的字面含义，加上我们对司岗里的字面背后的历史意义的理解，我们自信已解释清楚了“司岗里”的完整含义。

虽然本书只是一个小册子，但由于上述研究的艰难，我们宁可论题少一点，但希望观点对得多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我们对司岗里含义的研究、对木鼓公母的研究、对佤族家谱及其所反映的历史时代的研究以及对西盟佤族神灵、祖先体系的研究还比较正确或至少比较有启发，我们就知足了。

但自信归自信，知足归知足，本书肯定还是存在不少我们现在还认识不到的缺点乃至错误，也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目 录

“司岗里”含义新解	(1)
从隋嘎的家谱看西盟佤族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	(6)
关于木鼓的公母之争	(12)
佤族砍头祭鼓、祭谷习俗的根源	(16)
不可以一个地区、村落的是非为整个佤文化的是非	(19)
破解“司岗里”需要唯物主义的指导和理论思维的推理、 论证	(21)
作为地点的岗里与作为祖先的岗里	(24)
西盟佤族的神灵、祖先体系研究	(26)
故事和古歌中透露的沧源崖画族属之点滴信息	(33)
“龙摩爷”还是“稔莫伟”?	(37)
“剽牛”还是“镖牛”?	(39)
西盟佤族婚姻、家庭的滞后	(42)
从鸡骨卦吉凶的言说看从前佤族社会的心态和观念	(46)
阿佤对司岗里的两种讲法	(49)
葫芦为什么又被说成沧源佤族的司岗里呢?	(52)
四海之内皆兄弟 ——美好的司岗里民族观	(55)
佤族是自己喜欢从而主动选择山居的吗?	(58)
佤语、佤歌奇异多彩的比喻	(62)
佤族,一个真正诗意栖居的民族	(67)

值得称道的“饭饱酒适量”	(75)
“西盟”一名的来源	(78)
应消失的让其消失,不应消失的加紧保护	(80)
在创新中拯救和发展司岗里文化	(84)
后 记	(89)

“司岗里”含义新解

对于佤族文化而言，再没有哪个词比“司岗里”更为关键了，同时也再没有哪个词比“司岗里”更难破译了。

然而，只要老老实实在地弄懂“司岗里”一词的佤语字面含义，再认认真真地思考佤族人民对“司岗里”一词的实际运用，就会发现，“司岗里”一词确实复杂，但并不神秘。

学界对“司岗里”最通常的解释，是将“司岗里”分成两部分——“司岗”和“里”，然后接着解释说，“里”是“出来”，其完整的文化含义是“人类出来”；“司岗”，西盟佤族解释为岩洞，沧源佤族解释为葫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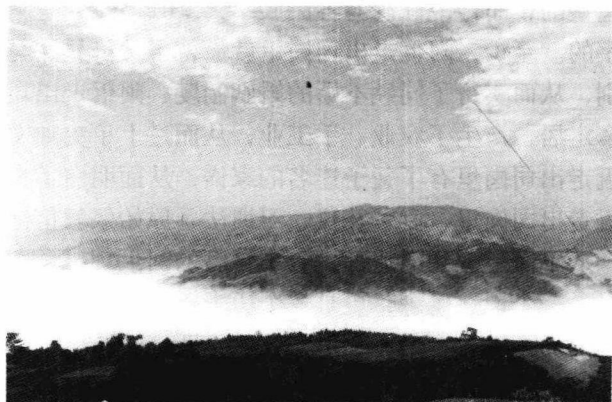
其实，将“里”解释为“出来”、“人类出来”是对的，但“司岗”的字面意思则既不是岩洞也不是葫芦。西盟佤族称岩洞为“德日昂”，沧源佤族称葫芦为“西念”。准确地理解佤族同胞的原意，应该这样表达：西盟佤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出来的司岗是岩洞；沧源佤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出来的司岗（沧源佤族发音“西岗”）是葫芦。

那么，什么才是“司岗”的真正字面含义呢？“司”从字音上说是前缀音，次要字音，可脱落；从词意上看是个词头，也可脱落（在此意义上有点像汉语合成词中的词缀），但存在时则有“总总的”、“为首的”含义，可起强调作用（佤族叫“总大官”为“司面昂挺”，“面昂”是“官”，“挺”是“大”，“司”就是“总”的意思）。

实际的运用正是这样，“司岗里”常常简说为“岗里”，“司岗”简说为“岗”。但当我们要强调巴格岱岗里是传说中和阿佤历史上公认的各民族共同的、总总的、为首的岗里时，一定要加“司”，称“司岗里”。“岗”是一个多义词。①它有“枷、镣铐”等含义。比如佤族叫猪为“僚”（西盟佤语发音），为限制猪钻地而戴在它脖子上的木枷就叫“岗僚”。②它有“定、固定、定下、把、把揽”等含义。其引申义可以有“团结、支持”等含义。用钉子、绳子固定好的一个架子可以叫“司岗”；人们手钩手围成一个圈，也可以叫“司岗”；在引申意义上，人们互相支持，彼此团结，可叫“司岗保迪”，“保迪”是“互相”的意思。当佤族称装火药的葫芦、牛角为“司岗墨”（“墨”是“火药”的澜沧县雪林乡佤语发音）时指的就是盛装、关稳、把守火药的东西。③它有“根”的含义。竹蓬根叫“司岗窝”（“窝”，竹子），芭蕉根叫“司岗拉”（“拉”，芭蕉树），树蓬根叫“司岗栲”（“栲”，树）。当佤族叫寨心桩为“栲司岗”，那意思就是它是把揽、固定寨子，从而保护寨子的树，也是寨子根的意思。

通过这样的追根溯源，我们就可以看出，“司岗里”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词，其含义是对立又统一的。它既是指人出来的那个曾经养育过人、保护过人的老家窝、总根，又是指人出来的那个曾经桎梏、禁闭过人的老家窝、总根。当佤族歌唱司岗里、怀念司岗里，说要永远不忘司岗里，永远团结在司岗里周围的时候，司岗里就是指那养育过人、保护过人的老家窝、总根；而当佤族说要走出司岗里时，司岗里就是指那桎梏、禁闭人的老家窝、总根。这个老家窝、总根在哪里呢？西盟佤族说是一个岩洞或土洞，而且特指西盟县岳宋乡对面缅甸佤邦那个已经塌了的巴格岱山顶洞。沧源佤族说是一个祖先在黑母牛帮助下种出的葫芦。不管是山洞还是葫芦，其实都不过是文学艺术上的比喻和象征手

法。只是相较而言，山洞的说法是典型化加象征手法，因为人类包括佤族先民，确曾穴居野处过，而且传说那有名的巴格岱山洞确曾坍塌、掩埋过佤族祖先。而葫芦的说法则纯粹是一个比喻、象征和一种避讳的说法了，因为人从来不可能由葫芦生或在葫芦里居住。



从西盟县岳宋乡小新寨脚远眺缅甸佤邦巴格岱司岗里山

然而，司岗里的复杂还不止于此，我们上面对走出司岗里的分析，还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相对浅表的、次要的方面。通过研究佤族对“走出司岗里”一语的实际运用（比如司岗里史诗、司岗里故事、司岗里祈祷词、司岗里祭祀歌以及千百首司岗里抒情小调），我们可以看出，走出司岗里的另一个更深层、更主要的方面是要从那曾养育过、保护过人，后来又桎梏、禁闭了人的时代走出来，具体说，是要从那蒙昧混沌的、在阿佤的观念中（从科学上说当然并非如此）人还未真正变成人的佤族父系社会以前的时代走向阿佤观念中人真正变成了人的相对开化、相对觉悟的父系时代直至文明时代。文明时代的标志是文字的发明。佤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说走出司岗里后他们本来是有了

文字的，只是后来被吃进肚子里了，所以他们说：“阿佤虽然没有文字，但我们的心全记住了祖先的路，我们的嘴全能说祖先的理。这个路和理全在《司岗里》里。”还有些佤族同胞将自己的原始图画当成祖先的文字。确实，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应该就是在原始图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再说佤族讲司岗里是讲成各民族的司岗里的，而传说出洞的各民族中，汉族、傣族是从那时就有了文字的。至少，阿佤走出司岗里就懂得了父母兄妹与男女夫妻的分别，从而实行了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阿佤走出司岗里开始了建寨定居，产生了农业、手工业，从而过上了更加文明的生活；阿佤走出司岗里有了父子连名的家谱，从而明白了自己的历史；阿佤走出司岗里，有了礼仪、习惯法、原始宗教信仰等一系列文明，从不懂道理到懂道理，有了自己的阿佤理……总之，司岗里不只是一个地点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概念；走出司岗里，不只是地理上的拓展，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巴格岱山顶的这个水塘，就是佤族传说中
人类祖先走出来的司岗里

这样深刻的司岗里含义，并不是每个佤族同胞都能把握和识透的。它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需要深刻的、诗意的洞见。但是，司岗里又确实是一代代阿佤真正先知先觉的智者精心编制并讲述的神话、史诗和历史文化命题，留给子孙后代永远的猜想、探索、骄傲、震撼和铭记。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简明扼要地概括它，我们可以这样说：司岗里，意思是人类出来的总根。

从隋嘎的家谱看西盟佤族进入 父系社会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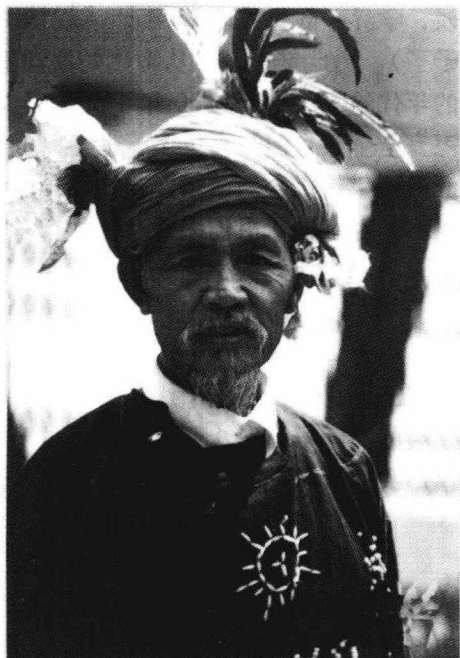
一、隋嘎能背 100 代家谱

都知道佤族最爱喝水酒，但佤族说：“地可以荒，水酒可以不泡，祖宗不能忘。”而佤族记住祖先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背那父子连名的家谱了。

从前，佤族由于没有文字，传家宝一样的家谱也只能靠口传心授。只有那些自小爱跟老人在一起，又勤于记诵的人才会背得家谱。新中国成立前，隋嘎是西盟打洛部落头人的儿子，父亲既是头人又是歌手，在那时就能背 85 代家谱。隋嘎从小喜欢跟着父亲背家谱。新中国成立后他当县长和县政协主席期间，也注意向老人们学习、研究佤族文化，配合专家、学者们搞过不少调查。尤其是退休之后，他更专门到西盟、沧源各地和缅甸佤邦进行了不少采访。经过认真地梳理、连缀，他终于能背出整整 100 代家谱——从他孙子隋盟磊背起，父子连名，逆推反连，一直背到父系社会的起点德岗里：

隋盟磊（100），盟磊巩（99），巩嘎（98），嘎垮（97），垮堪（96），堪布勒（95），布勒捆（94），捆耍（93），耍木朗（92），木朗写（91），写莱（90），莱港（89），港格朗（88），格朗嘎词（87），嘎词赛（86），赛木络（85），木络家（84），家章（83），章勒（82），勒歪（81），歪捆（80），捆抡（79），

抡猜 (78), 猜安 (77), 安谢 (76), 谢来 (75), 来三 (74),
 三江 (73), 江窝 (72), 窝澳 (71), 澳黄 (70), 黄莫 (69),
 莫折 (68), 折克里亚 (67), 克里亚克伦 (66), 克伦耿
 (65), 耿妥 (64), 妥腊 (63), 腊图 (62), 图棉 (61), 棉兰
 (60), 兰甩 (59), 甩日岩 (58), 日岩纲目 (57), 纲目若
 (56), 若方 (55), 方董 (54), 董刘 (53), 刘洼 (52), 洼案
 (51), 案给牙 (50), 给牙克 (49), 克西 (48), 西陪 (47),
 陪刻论 (46), 刻论工 (45), 工夸 (44), 夸莫委 (43), 莫委
 捷莱 (42), 捷莱苦呵 (41), 苦呵佣 (40), 佣瓦 (39), 瓦冬
 (38), 冬格 (37),
 格刀 (36) 刀拉
 (35), 拉秧 (34),
 秧高 (33), 高香
 (32), 香地亚 (31),
 地亚赖 (30), 赖克露
 (29), 克露麦 (28),
 麦荣 (27), 荣克也
 (26), 克也昆 (25),
 昆明 (24), 明板
 (23), 板仆喂 (22),
 仆喂字 (21), 字路
 (20), 路按 (19),
 按墨 (18), 墨永
 (17), 永且 (16),
 且你 (15), 你能
 (14), 能当 (13),
 当特旺 (12), 特旺锡
 (11), 锡哥拉 (10),



西盟打洛部落的末代头人之子隋嘎，
 他能背诵、吟唱 100 代家谱

哥拉改 (9), 改光 (8), 光讷 (7), 讷俄 (6), 俄三木 (5), 三木络 (4), 络伡 (3), 伡岗 (2), 岗里 (1)。

二、从隋嘎的家谱可以看出, 西盟伡族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至少在 2500 年以上

西盟伡族的家谱都是父子连名的, 也就是说父系社会开始的、父权制时代的家谱。他们认为他们走出岗里山洞就步入了父系社会, 而刚好, 他们那时的祖先也叫岗里, 男岗, 女里, 尊称达岗、牙里, 于是他们背家谱都从岗里背起。在算家谱年数的时候, 学界一般每代以 25 年计 (就是说, 人到 25 岁, 普遍结婚生子了)。由此推论, 仅从隋嘎的家谱看, 西盟伡族进入父系社会的年代绝不会少于 2500 年了。隋嘎说他不敢肯定他背的家谱就完完全全了, 但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这种说法倒是刚好能与沧源崖画年代相合。西盟伡族传说, 他们的祖先走出司岗后遇到大洪水, 等水退了祖先去到沧源勐来一带, 看到龙奶奶正在画崖画记录洪水之前伡族生活场景。而经碳 - 14 测定, 沧源崖画已有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因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搜集到的家谱普遍只有二三十代, 顶多五十代, 所以他们曾断言, 西盟伡族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只有七八百年, 顶多一千年。而现在, 通过隋嘎的家谱, 我们可以把这一时间提前至少一千多年。

三、大多数西盟伡族所背的家谱只有二三十代的原因

我们看 20 世纪 80 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伡族社会历史调查》, 知道 50 年代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在西盟搜集的若干家谱, 大多只有二三十代, 最多的也只有四十几代。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肯定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这里我们可以作出如下

分析：

1. 可能大多数佤族人背的家谱本来就不是全部而只是局部。这很正常，不要说没有文字的佤族人，就是文化发达的民族，很多家谱也只是局部的。比如回族有名的《郑和家谱》，实际也只是从郑和往下背，以前的就不管了。但是，因为佤族人背家谱都要背到岗里（这“岗里”既是父系社会起点——据说是山洞，又是父系社会第一代祖先名——岗和里，尊称达岗、牙里），这就容易让人误以为所有佤族家谱都是从岗里就下来的。实际上，那只是个必带的习惯性结尾，而并非都真连到的。肯定有若干人家是走出司岗里若干代后才有的、才记家谱的。

2. 可能有的人家本来是有司岗里以来的完整家谱的，但背着背着，一代代背漏了，背不得多少了。

3. 据说不少佤族人背家谱时，只背自己这一姓的人，不背其他姓的。可偏偏佤族人又常因为迁徙、灾难、出现有名祖先等原因而改姓。这样许多佤族人的家谱虽然最后都归落到司岗里，实际上不是整个家族的家谱，而只不过他这一姓人的家谱。如果隋嘎只背他“管贝”这一姓人的家谱，也只不过20代，但实际上姓管贝之前，他家已用过十几个姓了。

4. 可能有的部落或有的家族，出司岗里后，名誉上进入了父系社会，实际上女权还很大，因而一直等了若干代后，男人才真正掌权，才开始有父子连名记世系法，从而显得代数不多，而实际上出司岗里时间已远比家谱久远。据西盟阿佤传说，他们走出司岗里后，女人还统治了几十代才由男人统治。

5. 也许有的部落或有的家族，他们走出司岗里确实只不过二三十代，甚至十几代、几代。佤族不但整体发展滞后，而且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发展，又极不平衡。据老人们讲，两三百年前，佤邦营盘莫洛多歪有个洞，还住着人，跨耍、跨尾路过看见他们，约他们一起到打洛建寨，可动员半天，才有两个人